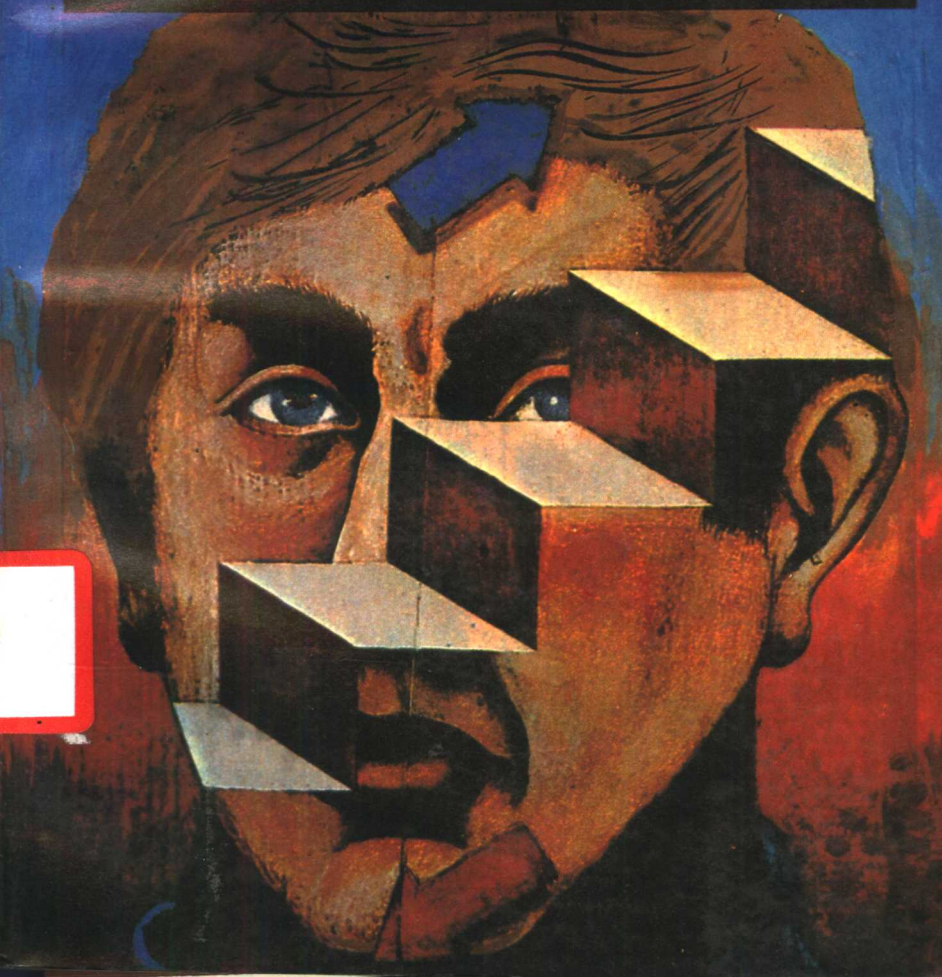


ЧИНГИЗ
АЙТМАТОВ

断头台



151245
АЭЯЧ

ЧИНГИЗ
АЙТМАТОВ

断头台

(苏) 钦·艾特玛托夫著 桦鸣 述强 译 重庆出版社



ЧИНГИЗ АЙТМАТОВ
ПЛАХА

译自《НОВЫЙ МИР》

1986年第6、8、9期

责任编辑 余 琳
封面设计 剑 歌
技术设计 丹 英

〔苏〕钦吉斯·艾特玛托夫著

徐立群 张祖武译

断 头 台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25 插页4 字数258千
1988年10月第一版 1988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7,200

ISBN 7-5366-0575-7/I·130

定价：4.25元

深邃·怪诞·新颖·奥博

——艾特玛托夫《断头台》代序

严 永 兴

1928年出生的艾特玛托夫，自小受到吉尔吉斯和俄罗斯两种民族文化的熏陶，这可能是他在苏联当代文坛上独树一帜的有利因素。但是，最根本的应该说是作家对社会生活和社会现实的深刻认识、他那独特的不同凡响的审美意识和在文学艺术上刻意求新不懈探索的结果。

艾特玛托夫的作品一经发表，每每在读者和文学评论界引起热烈反响，而这种“热烈”又往往不是众口一致颂扬式的热烈，而是引起争论和不同看法的热烈，是唇枪舌剑交战式的热烈。这一方面说明作家超越常规和自我的努力以及读者思维的活跃，另一方面也反映作品以其独特的构思和深邃的意蕴影响了读者的接受方式，调动了他们的艺术思维能力。所以，尽管每次争论似乎都未能取得一致的意见，但人们却不得不承认他的作品是苏联文学的“出色现象”，为苏联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1963年，他的《群山和草原的故事》（其中包括《查密莉雅》、《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骆驼眼》、《第一位老师》）获列宁奖金，其时艾特玛托夫年仅35岁。嗣后，中短篇小说集《别了，古里萨雷！》获1968年苏联国家奖金。1977年，包括中篇小说《白轮船》在内的另一部《中短篇小说集》又获苏联国家奖金。1980年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

说《一日长于百年》于1983年再次获苏联国家奖金。从而使他成为获苏联最高文学奖金次数最多的作家。

在《一日长于百年》发表六年后，艾特玛托夫通过对社会、世界、人生、命运、矛盾的认真体验和严肃思索，通过艺术上更为艰苦大胆的探索和苦心孤诣的构思，又推出了三卷集长篇小说《断头台》。作品发表后立刻引起轰动和巨大反响，同时也招来物议和激烈的批评意见，至今争论还在进行。因为作品涉及到苏联社会一直讳莫如深的青少年吸毒问题，因为作品的主人公，即善的化身竟是个笃信宗教的神学院学生阿夫季·卡利斯特拉托夫，因为作品采用“怪诞”的手法把现实与两千年前的基督耶稣联系起来，因为作家作为一个无神论者竟然“宣扬”起基督教的教义……总之，争论从作品的思想内容到艺术手法，涉及到当今文艺理论和文学创作的许多重大原则问题。读者阅读过这部作品之后，可以看到，《断头台》无论在内容或形式上确实都存在某些违背现实主义常规的“怪诞”之处，然而我们透过这“怪诞”的外壳却能觅见作品中蕴含着一种新的创造和开拓。它既有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揭露，也有劝喻式的哲理思索；既有对恶的鞭笞，也有对善的渴望；既有对人的心灵的微观剖析，也有对人类命运的宏观思辨；既有道德沉沦的社会渣滓，也有闪着光彩的耶稣式理想人物；既有“怪诞”的结构，也有深邃的意蕴……可以说，《断头台》里所呈现的那种深邃和怪诞、新颖和奥博便形成了这部作品独特的审美特性。

—

艾特玛托夫在他的长篇《一日长于百年》的新版序言中曾

说：“互不信任、互相提防和对抗的气氛，乃是人类安定和幸福生活的一种最危险的威胁。”“假如人类不学会和平共处，人类必将毁灭。”^①这是作家贯穿于《一日长于百年》的中心思想，也是他在《断头台》中所要展示的主题。当全人类处于核威胁的巨大阴影之下，许多苏联作家已经不满足于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一个角色，描写一个角落，而是力图在作品中贯穿当代意识，扩大思想内涵，用新的思维去思考和揭示世界的矛盾与人类的忧虑，用自己的笔唤起人们的理智与希冀。这就要求作家在内容和形式上进行新的突破和超越，表现出当代人物性格的所有矛盾性和复杂性，显示出表现当代生活的艺术手段的全部多样性和丰富性。

如果说，艾特玛托夫在《一日长于百年》中所塑造的勤勤恳恳、脚踏实地、但又胸怀全球的普通铁路工人叶季盖的形象得到读者和评论界的首肯和赞誉的话，那么《断头台》里的主人公阿夫季·卡利斯特拉托夫则是个颇多争议的人物。其实，阿夫季只是作品一、二卷里的主人公，而第三卷里的主人公是牧羊人波士顿。这是两个互不关联、各不相同的主人公。波士顿似乎较之阿夫季更现实，更少幻想和宗教色彩。他热爱自己的事业，热爱牧场，认为“人应当像为自己工作那样工作”。他的形象显示了当代苏联普通劳动者的劳动、生活、向往和追求，作者对保守僵化、官僚主义的牧场党委书记科奇科尔巴耶夫也作了尖锐的揭露。但是，波士顿的最终命运若不是与狼的命运相结合，表现出悲剧的深沉涵义，表

① 《艾特玛托夫三卷集》第2卷，第197页，青年近卫军出版社，1983年版。

现出作家对人类命运的深切担忧，是不可能产生如此令人震惊的力量的，是不可能贯穿那么强烈的全球意识的。

在作品中，狼被作家置于两种人的世界之中：一种是以阿夫季为代表的人的世界，在狼的眼里他们是善良的，可与之和平相处、不能伤害的同类；一种是以坎达洛夫和巴扎尔拜为首的偷猎者和偷捕者的世界，在狼看来他们是比它更可怕、更凶残的动物。可是，在世俗人的眼里，狼是生性凶残的动物，即使是把牲畜当作自己生命的牧羊人波士顿也持这样的观点。当波士顿开枪打死公狼后，母狼阿克巴拉叼走了他的小儿子，他急忙奔出去朝它开枪，却一枪打死了心爱的孩子。波士顿在悔恨交加之中把一切归罪于偷捕狼崽的巴扎尔拜，又开枪把他打死，然后投案自首。这是一场人与动物的悲剧冲突，是人与自然、文明与愚昧、进步与落后的冲突。母狼的报复本没有什么理智、道德可言，因为它毕竟是头野兽！可是人却不是动物，在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时，如果我们也像野兽一样丧失理智和道德意识，那么受到惩罚和损害的必定是人类自身。当孤独的地球有可能被核武器毁灭的今天，人类如果不学会和平共处和相互理解，后果是不言而喻的。“让世界充满爱”，这正是艾特玛托夫在《断头台》中所要表达的崇高的人道主义理想，而这种理想的集中体现，应该说不是波士顿，而是阿夫季。

阿夫季·卡利斯特拉托夫是个神学院的学生，是个基督教徒，这首先便是作家改变艺术视角的大胆尝试和探索，由此生发出他对世界、社会、历史、政治、哲学、神学、宗教、道德等各种问题的独特的主观感受和体验。但阿夫季又不是位“圣徒”，他对他笃信的宗教并不十分虔诚，他反对主管神

学院的神父的宗教教义，试图用新的思想来重新认识上帝和周围世界，这又形成了这一人物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艾特玛托夫在接受《文学报》记者采访时，曾谈到过这个问题。记者说，阿夫季“这个形象甚至对您的那些读者来说都是个意外”，“您作品里的主要角色头一次是位俄罗斯人”。①艾特玛托夫回答说，“是的，阿夫季是俄罗斯人，但我把他看得更广泛些——看作个基督教徒。”“我试图通过宗教完成一条通向人的道路。不是通向上帝，而是通向人！”“基督教产生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人物基督耶稣。伊斯兰教并没有类似的人物。穆罕默德不是个蒙难者。他曾遇到过很艰难痛苦的日子，但并不曾为信念而被人们钉在十字架上，也不曾为此而去终生宽恕这种人……这就是我选择主人公的原因。”②

我们看到，阿夫季善良、纯洁、宽容。无论是对采集和贩运大麻的黑团伙，还是对大肆虐杀羚羊的围猎者，他都想用自己的行动和心灵去影响他们，唤起他们的良知，甚至企图以信仰和爱来拯救他们的灵魂。这自然会有一些读者（包括评论家）把他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的主人公梅什金公爵联系起来。但他毕竟不同于梅什金公爵。因为作家并没有在作品中醉心于主人公病态心理的描写，阿夫季并不像梅什金那样有一种不自觉的下意识行为，有一种近乎迷狂的精神状态。他的自我牺牲和道德行为也不是梅什金那种近乎堂吉珂德式的徒劳。他是清醒的，他清醒地看到社会的现实与矛盾，看到先进与落后、文明与罪恶是那么剧烈地在一个现代化的

①② 《文学报》1986年8月13日第4版。

社会里碰撞着。他不隐晦生活的污秽和丑恶，这都体现了一个现代人健全的神经和健全的思维能力。他给报刊写文章，揭露触目惊心的吸毒和贩毒罪行，要求全社会来重视这件事情。他也看到，一方面报社拒绝刊登他的揭露文章，理由是“要考虑国家的威信”；一方面专政机关在动用专政工具逮捕贩毒者。他认为，一个隐瞒自己灾难的社会并不能说明它完美无缺，一个单靠惩罚的社会也不能说明它强大有力。“任何一种惩罚——不管是对过失的，还是对罪行的——都应当在被惩罚者的心灵中唤起忏悔的感情，否则就等于在惩罚野兽。”

因此，他决心用“道德方面的努力”来根除吸毒，以善和人道主义精神来拯救这个充满暴力、吸毒、犯罪的邪恶世界。他对犯罪分子说，“在我们之上，有上帝这一最崇高的精神和善良的尺度。”而犯罪分子却表示“在上帝和金钱面前，宁愿选择金钱！”当阿夫季惨遭毒打，眼看就要被格里尚手下的人扔出飞驰着的车厢时，他原本只要喊一声“格里尚，救救我！”便可以免遭厄运的，但他没有这样做，他决心以基督耶稣受苦受难的精神来净化自己和他人的灵魂。昏迷中，他来到了两千年前的耶路撒冷，经历了耶稣同罗马总督彼拉多充满人生哲理的对话和耶稣受审后被钉上十字架的受难。最后，当他参加围猎队来到莫云库梅草原，目睹大批羚羊被无辜残杀，起而痛斥坎达洛夫一伙的强盗行径时，被他们绑到一株孤木上，丢弃在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原，殉难而死。这悲惨的景象和痛苦的形象俨然是耶稣基督的再现。

正如艾特玛托夫所说的，他通过阿夫季这一人物乃是试图完成一条不是通向上帝而是通向人的道路。换言之，作家

是试图寻找这样一个基点，一个把历史与现实联结起来、又通向永恒的、人类根深蒂固的特性——爱。它是世界不必要依靠极为残酷的核战争的对话，而使人类赖以生存繁衍的地球免遭毁灭的唯一途径。阿夫季说，“在我们之上，有上帝这一最崇高的精神和善良的尺度。”显然，作家在这里所指的并不是宗教意义上的上帝，而是精神上的上帝，这个上帝就是全人类至高无上的道德标准——对生活的态度、对正义的渴望、对善的情感。如果人人都能如阿夫季那样对人们充满爱，并且为此目的去作出并非英雄主义的和充满价值的自我牺牲，那么他同样能如耶稣一样通过自己的受难，在众人中再生，让和平与和谐永存吗？

虽然阿夫季是作者笔下的一个“理想人物”，但他并不是个完人，他善良得带有几分天真，他并不了解在我们这样一个充满邪恶和对抗的时代，人们往往对那些把真善美带给人间而努力缺乏同情和理解；他也不了解人的悲剧就在于面对自己精神上的“断头台”而不自觉地、但又无法逃避地由“原罪”而形成的心灵挣扎和内心惩罚。因此，当一些读者和批评家批评阿夫季只是用个人的自我牺牲和道德行为同邪恶作斗争时，甚至，当批评作家所指出的同非正义行为作斗争的途径不是在社会冲突方面，而是在号召信教时，我们只能说，请不要对阿夫季太苛求了。

二

艾特玛托夫《断头台》的艺术成就不仅表现在作品的内容上，也反映在他对形式的突破与超越上。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要求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反映生活，它为我们提供了

一种卓有成效的艺术形式，在文学作品中形成了一定的结构模式。同时也形成了一定的审美方式。艾特玛托夫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一方面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另一方面又反对记叙小说中的那种平面观察，因为“平面观察所看到的只是历史、生活、美好的现实和我们的业绩”。他认为这种方法现在已经过时了，“需要多侧面地、充实而有深度地观察过去和现在。这一切汇合起来，才能集中地表达艺术形象的力量”。

在《断头台》里我们看到，作家对莫云库梅草原的大规模捕杀羚羊，贩毒团伙的罪恶活动，波士顿牧场新与旧的斗争等这些重大情节和事件都是严格按照现实主义的写实风格写作的，它准确地传递出社会的现实生活和矛盾，成为作品的基色。但我们也可以看到，作家为了使充满宗教色彩的不确定的模糊因素笼罩于现实的矛盾冲突之中，增大时空跨度和作品的内在意蕴，使作品具有对时代、对世界、对人类的抽象概括意义，把作品的结构作了某种调整 and 变化。阿夫季到耶路撒冷寻找耶稣的情节、耶稣与彼拉多的对话、狼的命运与心理刻划等都是被作家大大强化、虚拟化和夸大的了。它们并不符合实际生活的本来面貌，甚至连耶稣的神话情节都是经过作家改造过的，并不符合《圣经》中记叙的内容。这些都在作品中形成了一种近似“怪诞”的结构，它对现实主义的传统结构原则无疑是一种突破。

这种突破还包括对阿夫季这一人物性格的夸张和变形，使他的形象特征远比波士顿或叶季盖难以被人接受。但是应该指出，作家的本意并非要我们从这个人物身上寻找现实的典型性格，他是作家灵魂(主观意识)的熔炉里以一种假定形

式炼就的一个富有寓言和启示性的人物，以表达作家对现实的独特感受和审美理想。是作家通过许多非现实的中介，采取既来自于生活又偏离生活的反映方式塑造的艺术典型，以追求作品艺术概括的品格。

显然，现实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模式，更不是文学创作的教条，它必须按照艺术内容的更新和审美视点的嬗变而不断有所变化和革新。对于一个成熟的作家来说，还必须不断超越自我，更新自己业已成熟的轻车熟路的表现形式。艾特玛托夫有意识地在《一日长于百年》和《断头台》中采用与现实生活拉开距离的不同的假定性表现手法，一方面反映了作家艺术地把握世界能力的扩大与表现手法的多样，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使读者的审美视点不滞留于作品所展现的具体事件形态和人物性格上，而深入到作品的内核，从一个新的高度审视和把握作品的内涵与意蕴，从而产生超逸作品具体事件和内容的广泛联想。

美国美学家桑塔耶那曾指出，“出色的怪诞也是新的美”^①。重要的是，“这种怪诞的艺术表现，要符合事物的本质真实和变化的内在规律，符合合理的想像。它的夸张、变形、怪异，应当是一种艺术的创造。”^②无疑，艾特玛托夫以自己的创造在内容上使读者对世界有了一个新的看法，提供了一个感应和表现世界的新的思维角度，在存在之上去建构一个意象世界；在形式上也发掘了一种新的叙述方式和结构方式，使现实主义的概念从审美领域拓展开去，变得更为开放和多样。这是作家对苏联文学的又一贡献。

①② 转引自戴平《出色的怪诞也是美的》，《人民日报》1987年4月9日。



第一卷

白天，南坡还曾出现过如孩童呼吸般短促而微弱的转暖迹象，但好景不长，天气倏忽起了变化：冷风嗖嗖地从冰川上吹来，狭谷中，早临的浓重暮色已无孔不入地悄然而至，带来预示雪夜的肃杀的瓦灰色调。

四周白雪皑皑。整个伊塞克湖沿岸丘陵地带的群山都积满了暴风雪的吹落物，——两三天前，一场暴风雪席卷了这一地区，仿佛是恣肆的大自然随心所欲地点燃了一场大火。当时，这里的景象真是惊心动魄：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茫茫风雪中，山峦不见了，穹苍不见了，原先那个可以见到的世界全都隐去。后来，恢复了平静，天空放晴了。从暴风雪平息下来的那一刻起，被压在一个个硕大无比的雪堆下面的群山便伫立在凛冽的静谧之中，仿佛与世隔绝。

只有一架大型直升飞机发出的不断加大和迫近的隆隆声清晰可闻。在那薄暮时分，直升飞机正沿着乌宗恰特峡谷直迫冰封处——寒风凛冽、白云缭绕、烟雾弥漫的阿拉蒙久山口。隆隆声愈来愈近，愈来愈强，它终于占了上风——完全主宰了空间，响彻在唯有声、光才能达到的崇山峻岭和巍巍冰峰的上空。轰隆声的回音在那巉岩深谷之间多次反射，音量逐渐趋浑厚，竟具有一种不可抗拒、令人生畏的力量，仿佛顷刻之间就会发生那惊心动魄的事情——跟当年地震时一样……

果然不错——在一个紧要关头，与航线平行的、被风刮

得光秃秃的陡峭石坡上，一片不大的崖堆受到声浪的冲击，微微颤抖了一下，随即又象施过咒语的血液一样凝滞不动了。但对于不稳固的黄土来说，这样的震动已是非同小可，于是峭壁上掀下几块笨重的大石头，它们翻滚而下，愈来愈快，一路扬起尘埃和碎石，快落到山脚时，又象弹丸一样击穿了红柳和伏牛花丛，穿透雪堆，一直滚到狼穴前面。这洞穴是灰狼营造在山崖下一道隐设在树丛中的岩缝里的，穴旁是一条已经封冻一半的暖溪。

母狼阿克巴拉迅疾闪到一旁，躲开滚落的石块和飘散的雪花，退入岩缝的暗处，象弹簧似地全身蜷缩起来，却挺起脖梗，一双磷光闪闪的眼睛在昏暗中射出野性的光，盯着前方，随时准备投入搏斗。不过她的戒备是多此一举了。要是在开阔的草原上，那才是十分可怕的。那时如果遇到跟踪追击的直升飞机，真是无处藏身，飞机步步紧逼，穷追不舍，螺旋桨的呼啸声震耳欲聋，机关枪声令人胆战心惊，恨不得全世界都没有个藏匿的地方，哪怕是一个可以钻进去的地缝，在大难临头时能保存狼命，——大地总不会为此裂开一道缝，给被追逐者提供一个避难所吧。

在山区可就不同了：这里总是可以逃脱，总是可以找到一个藏身之地以避免灾难的。直升飞机在山区并不可怕，在山区它自己还提心吊胆哩。然而恐惧心理是不受理智支配的，更何况是那熟悉的、已经体验过的恐惧。飞机飞临头顶了，母狼尖声哀号，全身蜷做一团，脖子也缩回去了，但是她的神经终于没有挺住，她失去了自制——在无可奈何的恐怖心理的支配下迸发出一声嗥叫，战战兢兢地朝洞口爬去，同时恶狠狠地、绝望地把牙齿咬得咯吱咯吱响，准备就地决

一死战，仿佛要迫使那个在狭谷上空轰隆作响的钢铁怪物逃之夭夭，这怪物一出现，连岩顶的石头也开始掉落了，跟当年地震时一样。

听到阿克巴拉惊慌的惨叫声，她的公狼——塔什柴纳尔探身进了狼穴。自从母狼怀崽后，公狼多半不呆在洞穴里，而且躲在树丛里背阴的地方。塔什柴纳尔是“碎石机”的意思，因为他獠牙锋利，附近的牧羊人便送给他这么一个绰号。他爬到母狼的身边，安抚般地发出呼噜声，仿佛要用身子掩护她，使之免遭劫难。母狼侧身靠在公狼身上，偎依得愈来愈紧，一面仍然凄厉地叫着，不知是呼号着苍天，还是为自己的不幸命运而哀号。直升飞机已消失在巍峨的阿拉蒙久冰川后面，隔着云层再也听不到它的响声了。甚至在那以后，母狼仍颤抖不已，久久无法平静下来。

就在这犹如穹苍的静谧突然降临人间似的岑寂中，阿克巴拉分明感觉到了自己体内、确切点说是肚腹之中生命的躁动。阿克巴拉早在自己的捕猎生涯开始之初就曾有过这样的体验：有一次她猛然扑向一只大母兔，咬断了它的喉咙，当时母兔腹中仿佛也有一些无形的、眼睛看不见的活物在躁动。这一奇怪的现象使好奇的小阿克巴拉感到诧异和有趣，她惊讶地竖起耳朵，疑惑地望着自己一跃之下的受害者。真是太奇特、太费解了，以致阿克巴拉甚至萌生了同那些无形的躯体耍弄一番的念头，就象老猫耍弄那奄奄一息的老鼠一样。如今，她自己在体内发现了同样有生命的物体——那是情况顺利时将于一两周内出世的小东西在表明自己的存在。不过眼下尚未出生的幼兽同母亲还是浑然一体的，他们构成母体的一个部分，因此，他们在刚刚萌发的、蒙眬的、本能的下意